

CSSCI (2012-2013年) 来源学术集刊

PHILOSOPHICAL INQUIRY

哲學評論

第10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华女子学院



0427907

B0
40
10

CSSCI (2012-2013年) 来源学术集刊

PHILOSOPHICAL INQUIRY

哲學評論

第10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



郭齐勇

朱志方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四新

陈立新

李佃来

朱志方

陈祖亮

郝长墀

张传有

吴根友

郭齐勇

张春妹

苏德超

何卫平

程 炼

范明华

翟志宏

编辑部

主 编 吴根友

主编助理 苏德超

本期学术编辑 喻郭飞 冯书怡 邓国宏

中华女子学院



0427907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评论. 第10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307-09957-9

I. 哲… II. 武…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035 号

责任编辑: 黄汉平 责任校对: 刘欣 版式设计: 支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05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957-9/B · 353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出版者：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哲 学 评 论

· “哲学基础思维”专题 ·

- P1 为什么相信自然主义及物理主义 叶 峰
- P67 物理主义的指称论与真理论应该是怎样的 叶 峰
- P99 安瑟伦第一论证的逻辑 邢滔滔
- P134 对角线上的真 邢滔滔

· 德国古典哲学 ·

- P144 “买卖不破租赁”争论中的康德法权概念辨析 刘泽刚
- P160 元批判——哈曼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洪 楼

· 英美哲学 ·

- P178 休谟的“点”和现代数学中的“点”之比较 包向飞
- P188 集体意图的还原式分析 张 巍
- P202 不可靠的元模态可设想性论证 李 楠
- P214 自然主义认识论的规范性问题及其回应 喻郭飞

· 宗教哲学 ·

- P228 上帝存在论证与最佳说明推理 李涤非
- P241 古典基督教对希腊哲学自我观念的改造
——以3至5世纪的教父哲学为例 徐 琪

P253	理性的信仰：托兰德的 自然神论思想	王爱菊
· 中国哲学 ·		
P266	王星拱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想及其意义	李维武
P296	儒家外王学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向度	启 良
· 对话与评论 ·		
P307	《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中西文化三人谈》序	杨祖陶
P313	掘井及泉 以意逆志	
	——读郭齐勇先生《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	
	——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	黄稼辉
P321	评 Jonathan Beere 的 <i>Doing and Being: an Interpretation of</i> <i>Aristotle's Metaphysics Theta</i>	曹青云
P326	现代生活幻象的存在论解密	
	——读《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	李 齐
P332	从科学认识论到社会认识论	
	——简评《库恩进化的社会认识论》	杨 伊
P337	宗教学研究新范式	
	——读《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	周遥强
· 学界动态 ·		
P341	“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历程” 学术研讨会综述	薛子燕
作者简介		349

为什么相信自然主义及物理主义^{*}

□ 叶 峰

本文前半部分解释自然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尝试澄清一些对自然主义的误解，阐明支持自然主义的理由，并回应一些对自然主义的疑虑。这主要是综述在英语哲学界人们熟知的一些东西，但本文也有所发挥，特别是在阐释自然主义可接受的直觉方法上，以及在自然主义是“无我”的世界观这一点。另外，针对国内读者对自然主义的特有疑虑，本文有所侧重，尤其是力图论证，与一些误解相反，自然主义蕴涵着积极的道德观、价值观与生存观。本文的后半部分讨论当前英语哲学界中自然主义内部关于物理主义与属性二元论的争论，尤其是两个主要的反物理主义论证，即知识论证与模态论证。本文将尝试从物理主义是“无我”的世界观这一点出发，改进一种现有的对知识论证的回应，并利用笔者曾提出的一种对形而上学模态性的自然主义解释，来回应模态论证。

^{*} 本文曾报告于“哲学中的基础思维讨论会——武汉回合 II——自然主义，2010.12.4-5”，笔者在此感谢会上同事们的评论。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心灵与认知观的逻辑与数学哲学研究”的资助。

一、导 论

“哲学是世界观”，这是笔者三十多年前最早接触哲学的时候读到的，不过在今日中国哲学界已经很少听到类似的话了。一种哲学世界观应该回答究竟什么事物存在，人类自身作为认识事物的认知主体或作为生存的主体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认识存在着的事物，等等。这些也是西方历史上多数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在目前中国哲学界，一些学者主要在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一些学者主要在转述、阐释东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说过什么，似乎很少人自己有兴趣去追问究竟什么是最合理的世界观，很少有人有意识地把回答世界观问题当做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终极目标。一些研究所谓“分析哲学”^①的国内学者可能是例外。近年来，国内“分析哲学”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问题，而不是阐释、评述哲学家。这是进步。但即使在专研“分析哲学”的国内学者中，似乎还是很少人有意识地将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探讨，与探讨整体世界观相联系。因此，所谓“分析哲学”还是给人一种只关心琐碎问题的印象。但在英语主流哲学界，包括在很大一部分非英语的欧洲国家中遵循相同的哲学研究传统的哲学界，很多哲学家一直在追问，究竟什么是最合理的世界观。自然主义及物理主义就是这些追问的结论之一，而且是目前英语哲学界的主流观点之一。

“自然主义”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涵义。在当代英语主流哲学界，“自然主义(naturalism)”一般指方法论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或本体论自然主义(ontological naturalism)^②。方法论自然主义认为，科学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最可靠的方法，没有优于

① 笔者赞同程炼常常强调的观点，即“分析哲学”这个词带来了许多误解，它要么被理解为“语言分析哲学”，要么似乎蕴涵着“非分析”的哲学。本文后面仅用“英语主流哲学界”这个不触及哲学内容或方法的称呼。

② 见 Papineau(2007)、Stoljar(2009)。

科学方法的其他方法^①。这也意味着，相信现代科学的结论是最理性的态度，虽然科学是可错的、会发展变化的。对于哲学来说，相信现代科学的结论又蕴涵着很重要的一点，即相信人类自身是自然事物，是生物系统，是生物进化与个体发育的结果，人的认知过程也是自然过程，即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这反过来意味着拒绝那些预设了灵魂、先验自我(transcendental ego)、意识之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绝对精神、先验立场等超自然的事物或立场的哲学思辨。

本体论自然主义是应用方法论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结果，它认为，只有科学断言存在着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特别地，没有所谓超自然的、科学不能描述的上帝、灵魂、意识之流、先验自我、绝对精神等等。本体论自然主义的一种更具体的形式是物理主义(physicalism)^②，它认为，存在着的事物最终都由现代物理学中研究的物理对象构成^③，事物的所有属性都随附于(supervene on)物理属性^④，物理定律是描述世界的终极定律^⑤。这特别意味着，心智属性(mental properties)也随附于物理属性，即大脑中的神经网络的结构等物理属性。因此，一个认知主体最终是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而认知过程也最终是物理过程。所

① 蒯因(W. V. Quine)是方法论自然主义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参见本文第2节对什么是科学方法的解释。

② 见Papineau(2007)、Stoljar(2009)。

③ 这不必理解为“桌子等物体不存在，只有原子或基本粒子存在”，因为原子或基本粒子可能也是由其他事物构成的。更合理的直观说法是，桌子等物体存在，而且是由其他物体构成的。本文不能深入探讨这一点，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任务。

④ 即如果两个物体有完全相同的物理状态，那么它们一定有完全相同的任何其他属性。

⑤ 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实际地将化学、生物定律等还原为物理定律。它说的是，只要基本粒子遵从的物理定律给定了，所有其他的自然律也就原则上确定了，不论我们能不能实际地写下用物理学语言表达的某个自然律。第4小节将作更多的解释。

以,物理主义是自然主义的一种更具体的形式,是一种完备的世界观,它蕴涵着关于何物存在,人类作为认知和生存主体是什么,人类认识世界的认知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等等这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演出对其他哲学问题的回答。

有的人接受自然主义但拒绝物理主义,在当代英语哲学界中这主要是一些属性二元论者^①。属性二元论不是实体二元论。属性二元论也否认有灵魂这样的超自然事物,承认意识是大脑的属性,但它认为,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这种心智属性,与物理属性在本质上不同。一个大脑具有某种现象意识属性,指大脑会有特定的感受(qualia),比如当我们看红色物体时产生的色彩感受,而且,感受会有质料上的(qualitative)特征,比如,当我们看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或听一首优美的乐曲时,我们的感受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异常丰富的、质料上的特征。要注意的是,对属性二元论来说,这些现象意识属性即感受也是大脑这种进化产生的自然事物的属性。感受既不是非物质的心灵实体,也不是某种非物质的心灵实体的属性。所以,当代属性二元论所说的感受(qualia),与传统经验者所说的观念(idea)和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感觉材料(sense data)等,都有所不同^②。属性二元论承认有自然律将现象意识属性与物理属性相联系,使得只要大脑有某种神经元活动,大脑就会有某种感受,而且他们也承认科学方法可以研究这种联系(因此他们也接受方法论自然主义),但他们认为,这种将现象意识属性与物理属性相联系的自然律在原则上独立于物理定律。给定了所有物理定律,可以原则上决定所有化学、生物定律等,但还需要再确立一些

① 参见 Tye(2007), Chalmers(1996)。

② 这当然是因为像 Chalmers 那样的属性二元论者完全接受当代科学正面的结论,包括当代物理学对事物的构成与本性的描述,也包括当代认知科学对大脑神经元网络的思想、记忆等认知功能的描述。因此他们明确反对实体二元论,也反对以所谓“经验”等为初始存在的各种中立一元论。他们只是提出物体还有当代科学未能研究的一种属性,即所谓现象意识属性。

新的、独立的定律，才能确定大脑的现象意识属性与物理属性之间的联系。而且属性二元论者相信，现象意识属性具有不可还原的主观性，因此它们不能以因果的、结构的、功能的方式得到完全的描述和解释，而目前的科学（包括物理学到认知科学）都是以因果的、结构的、功能的方式描述客观的事物。

物理主义是目前英语哲学界的主流观点。2009 年国际上曾有一个针对哲学系教授与学生的哲学观点调查，调查了以英语国家为主的 99 个哲学系的 3 千多名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等（教师及已有博士学位者占 55% 以上）^①。其中对“心灵：物理主义或非物理主义（Mind: physicalism or non-physicalism）”这个问题，大约 54%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物理主义，而只有大约 29%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物理主义，剩下的选择了“问题有歧义”、“不熟悉这个问题”、“某种中间的观点”等其他选项^②。似乎不曾有过针对国内哲学学者及学生的类似调查，但就笔者所接触的国人来说，相信物理主义的比例似乎要远远小于 54%，甚至有可能比明确反对物理主义的还要小。

笔者也倾向于相信物理主义，但国外的主流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就哲学研究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观点，而是你支持自己的观点的理由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这些理由。本文的前半部分尝试解释自然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澄清对自然主义的一些误解，阐明支持自然主义的理由，提出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所面临的难题，并

① 见 <http://philpapers.org/surveys/>。

② 这个调查也有“自然主义或非自然主义”这个问题，而选择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比例，都分别比选择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的小一点。这应该是由于“自然主义”这个名称相对来说比“物理主义”更有歧义性。还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自认为接受物理主义的人，可能觉得不能接受笔者在本文中所强调的，物理主义应该是“无我”的世界观这一点。但在心灵哲学界，一般的理解都是，物理主义否认有所谓不可还原的主观性，属性二元论才声称有不可还原的主观性。心灵哲学界之外的一些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细微区别。他们可能自认为接受物理主义，但其实是持有类似于属性二元论的观点。

回应一些对自然主义的疑虑。这一部分主要针对普通的读者，不假设读者了解当代英语哲学。本文的后半部分则讨论当前英语哲学界中自然主义内部物理主义与属性二元论之间的争论，解释为什么笔者更倾向于物理主义，讨论两个最有名的反物理主义的论证，即知识论证和模态论证，并尝试改进现有的对这两个论证的回应。这一部分假设读者对当代英语哲学有所了解。所以本文部分是综述性的，是介绍英语哲学界中有关自然主义、物理主义的一些常识性的观点与分析、论证。但本文也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观点、阐释，新的论证，或强调一些被忽视的方面。

比如，在国内，很多人反对、轻视自然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与精神、价值、道德等问题无关，与生存问题或人生意义问题无关，而只有一些传统哲学才在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所以本文将刻意强调，科学不仅仅是关于所谓“外部世界”的，科学也研究我们人类自身，对我们自身是什么，我们的认知过程是什么，我们的道德观念的来源与基础是什么等，都有明确的论断，而且有迄今为止最丰富、最详细、与我们的经验观察最相符合的描述。过去的各种哲学体系和思辨对人类的描述，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就是在深度、细节丰富的程度上，也远远比不上现代科学从生物学、进化论到进化心理学、道德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对我们自身的起源与本性，对思想的结构、认知过程的特征、道德意识的来源与基础等的描述。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得出，所谓科学与精神、价值、道德问题无关，与生存问题或人生意义问题无关等这些论断，都是轻率的、错误的。我们自己是什么？是一个非物质的灵魂？还是一个作为自然进化与个体发育的结果的生物系统？还是别的什么？我自己从何处来，又将向何处去？这些应该是人生问题中的第一问。对它的回答显然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道德、价值、生存、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思考。而且，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感情上不喜欢科学的结论，就有意地耽于自我欺骗，有意地无视科学的结论。我们在思考有关精神、价值、道德、生存、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看待科学对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的道德意识的来源与基础等的论断。相反，传统哲学，因为它们都诞

生在当代科学全面研究人类自身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有无可弥补的缺陷。不仅如此，本文还将说明，与许多人的误解相反，自然主义世界观并非道德相对主义、道德与价值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或悲观主义等等。相反，自然主义可以为今天许多人钟爱的自由主义、多元化、生态环境主义等价值观作更好的辩护，而且，自然主义与东方传统佛教的无我、慈悲、中道的伦理观、生存观相通。

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对自然主义的阐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Tim Williamson 与 Alex Rosenberg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有一个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①，其中一个主要争议是对所谓科学方法的范围的理解。Williamson 认为，Rosenberg 对科学方法做了过于狭窄的理解，即限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得出一种较极端的自然主义即科学主义。Williamson 认为，要诚实对待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对有效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作更宽泛的理解，拒绝科学主义。Williamson 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我们的数学知识、语义知识及形而上学知识等等，以及我们获得这些知识的某些直觉能力。他自认为也接受一种更宽泛的自然主义，但反对科学主义。本文在讨论自然主义可接受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时将提出，自然主义可接受的方法的有效性，本身应该在自然主义的关于人类认知主体和认知过程的理论中可以得到解释。换句话说，自然主义对人类认知主体和认知过程的本性的看法，自然主义对人类认识事物的方法的有效性的解释，以及自然主义者自己声称可接受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这三者之间应该协调一致，不能自相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与 Williamson 和 Rosenberg 都稍有不同的，对有效地获得知识的方法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回应 Williamson 对自然主义的批评。

还有，笔者认为，很多重视科学、反对实体二元论、但也反对自然

^① 见 Williamson (2011a, 2011b)、Rosenberg (2011)。顺便提一下，Williamson 提出的对自然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自然主义未能合理解释我们的数学知识，而提出一种彻底自然主义的数学哲学正是笔者的主要研究工作之一，见 Ye (2010a, 2010b, 2011a)。

主义或物理主义的立场,包括上面提到的属性二元论,是源于一个共同的谬误,即一些人虽然有意识地反对实体二元论,但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依旧不自觉地、模模糊糊地将自己当成一个不同于自己的身体与大脑的“主体”或“自我”,从这样一个“自我”的角度去“看”事物,“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活动等等,而不是明确地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身体,这个作为自然进化与个体发育的结果的生物系统^①。比如,当一个怀疑论者问“你怎么知道你有大脑”的时候,就是“引诱”我们将自己设想成一个原则上可以跟大脑分离的“自我”,就像一个灵魂或一个住在大脑中的“小人儿”,然后从那个“自我”的角度去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住在一个大脑中。如果没有那样的“自我”,如果是一个大脑在认真地怀疑自己(即这个大脑本身)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只能说,那个真正地怀疑自己是否存在的大脑是一个有严重认知障碍的大脑^②。自然主义认为,一个人就是一个自然事物,一个作为进化与个体发育结果的生物体,一个时空中有形体结构的、处于自然世界的因果链条中的聚合体。没有藏在这个身体之中的一个超自然的、原子般的、不可分割的、永远保持自身统一性的“自我”。是这个大脑在问“我有大脑吗?”,而且一个大脑产生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大脑中产生一些神经元活动,而不是某个藏在这个大脑中的“自我”在问。

这种错误的“自我”预设应该是来源于大脑正常的自我意识功能。人类大脑的自我意识功能是进化的结果,它有益于人类个体生存与种族繁衍,但它也常常导致大脑在思考的时候作一些虚幻的预设,将自己(常常是下意识地、隐含地)设想为一个独立于这个大脑的东西,即所

① 类似的反对物理主义的观点的批评很早就已经被提出,比如 Ryle(1947)的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Dennett(1991)的笛卡尔剧场(Cartesian Theater)等。笔者则在数学哲学的研究中提出,这也是一些问题的根源,见 Ye(2010a)。

② 如果一个大脑是强迫性地怀疑自己是否存在,那就真是一种与其他常见的神经性强迫症(如强迫性洗手)相似的神经官能症,需要靠药物和行为疗法才能治愈,而仅仅靠哲学上的说理去影响那个大脑,一般是无效的。

谓“主体”或“自我”，设想“自我”只是利用这个身体与大脑去认识“自我”之外的所谓“外部世界”。本文将这种错误的预设称为“我执”，因为它类似于佛教哲学中所说的“我执”。

换句话说，自然主义应该是一种“无我”的世界观。本文将力图说明，这种本能的“我执”是一些对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的疑虑的根源。一方面，它使得一些自认为是自然主义者的哲学家接受一些其实与自然主义相冲突的信念，从而使得自然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受到质疑。比如，它使得一些人相信有所谓绝对不可还原的主观性或所谓第一人称视角。它也是当前分析哲学中关于抽象实体和所谓形而上学模态性的哲学思辨的根源，正是这些思辨导致了 Williamson 等哲学家对自然主义的怀疑^①。特别地，本文的后半部分将试图论证，这也是当前英语哲学界中一些著名的反物理主义论证的根源。另一方面，“我执”也使得一些人相信自然主义将导致道德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从而对自然主义有本能的反感。相反，认识到自然主义是“无我”的世界观就不难想到，自然主义应该是导向与东方佛教传统相似的，以同情、慈悲为基础的伦理观和中道的生存态度。^②

所以，本文是笔者就“你为什么相信自然主义及物理主义”这个问题作的思想自述与自辩。由于涉及的哲学领域较广而且有不少超出了笔

① 关于“我执”在自然主义数学哲学中带来的问题见 Ye(2010a)，关于自然主义的对模态性的理解，见叶峰(2008b)。

② 两千多年前悉达多·乔达摩就认识到了，“我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悉达多·乔达摩的自然知识也许十分贫乏，今天的天文地理常识可能都不为他所知，更不用说今天的其他科学知识，但这不排除，经由传统的修行，他的意识状态真正达到了某种消弭了对“自我”的执著的、“无我”的意识状态，进而对道德、人生有了某种常人所未有的理解。反观今天，许多自认为完全接受科学及物理主义的哲学家，似乎还常常是不自觉地陷于“我执”的“颠倒妄想”。“我执”应该是无害于（甚至很可能有益于）人类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因为它激发追求知识的激情。但哲学恰恰是追问“自我”是什么，“自我”与世界有怎样的关系等等，因此虚幻的“我执”才带来了许多“颠倒妄想”。另一方面，消解“我执”应该也是解决现代世俗主义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道德、生存困境的途径。

者的专业范围,也由于篇幅所限,这样的自述、自辩、阐释难免在许多方面只能浅尝辄止,不能深入,也难免包含许多误解、错误。除了本文第4节对反物理主义的知识论证和模态论证的讨论,本文对其他问题的讨论都不能深入。尤其是在本文第3节,笔者无法深入讨论自然主义者可以如何回应各种对自然主义的疑虑。因为,其中的一些回应其实是目前英语哲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有大量的研究者在从事那些研究,也有大量的文献,其中很多超出了笔者的专业领域。本文只能点到为止地列出一些入门文献。还有,其中的另一些回应其实是自然主义对传统哲学体系的批评,这也是很大的课题,而且笔者也不是那些传统哲学体系的专家,所以这种批评也只能是比较一般性的、泛泛的批评,可能包含许多误解、错误。

但笔者相信这样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鉴于目前国内哲学界普遍缺乏探索最合理的世界观的好奇心,也普遍忽视现代科学对我们自己的本性的认识,笔者希望这样的自述与自辩,有助于引起更多的学者对哲学世界观问题的兴趣,尤其希望这有助于鼓励国内一些哲学学者和学生,在现代科学知识的背景下探索什么是最合理的哲学世界观,促使他们重视科学和自然主义世界观,而不是耽于阐释一百年前乃至数百年、两千多年前的,与现代科学知识完全脱节的哲学体系。

二、方法论自然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

(一)科学方法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方法

前面已经提到,接受方法论自然主义意味着承认科学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可靠的方法。很难给出一个严格区分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的理论上的标准,这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难题之一,但我们可以说,科学方法就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方法,而且我们可以列出典型的科学方法与典型的非科学方法。这样,即使没有理论上的严格标准,我们还是可以

有意义地谈论科学方法。比如，科学方法应该包括了直接观察事物这种最基本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应该还包括提出理论假说，构造数学模型，应用逻辑、数学推理来推导出描述事物的结论，并用实验检验结论，这种更复杂但很典型的假说-演绎-验证方法。假说-演绎-验证方法在物理学中是以严格的数学语言表达的，在其他学科领域则可能不那么严密。后者包括了心理学、社会科学中的那些假说-演绎-验证方法，它们与物理科学的差别在于假说-演绎在精确性、严密性程度上的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上的差别。所以，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是广义的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方法，包括心理学、社会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方法，不限于物理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典型的非科学方法应该包括诉诸神启、诉诸传统、诉诸权威等方法，也包括像算命、风水、占星术等一些声称有效但经不起严格检验的方法。

有的人以不存在精确区分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的理论标准为由，来否定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之间的区别，并否定方法论自然主义。这是一种论证上的谬误，它好比以不存在精确区分秃子与非秃子的标准为由，来否定秃子与非秃子之间的区别。提出区分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的理论标准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我们没能解决这个难题，不等于说没有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之间的区别。

（二）哪些哲学方法与方法论自然主义相容，哪些不相容

就哲学中的方法来说，所谓第一哲学方法、先验方法等，与方法论自然主义不相容。一开始，我们也许对我们自己是什么缺乏明确的概念。也许我们将自己当做一个非物质的精神实体，比如一个灵魂，也许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将自己当做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的“主体”、“自我”，或者是所谓的“意识之流”“先验自我”等，而不去进一步追问所谓“主体”、“自我”、“意识之流”或“先验自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物，是一个物理系统，还是一个非物质的精神实体，还是其他什么。但是现代科学的结论是明确的，即人类是与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是自然进化

的结果，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接受了现代科学的结论我们就必须承认，思想是大脑的活动，意识是大脑的功能、属性，我自己就是这个身体、大脑，这个由一个受精卵生长发育而成的自然事物。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模模糊糊地把自己当做一个“主体”而与所谓的“外部世界”相对，传统哲学中预设了灵魂、“意识之流”、“先验自我”等的先验思辨也就都没有意义了^①。

在哲学方法中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我们确实具有的各种类型的直觉能力。依靠这些直觉能力认识事物的方法，是否与方法论自然主义相容？方法论自然主义是否承认某些人声称具有的某种直觉能力，以及他们声称自己靠这种直觉能力所获得的知识，可以看这种直觉能力的来源与机制本身是否可能在科学的框架下得到解释。这是科学的自洽性所要求的。科学不仅仅研究非生物界和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科学也研究、描述我们人类自身，包括人类的认知活动、认知机制等等。如果科学接受一种所谓的直觉以及用这种直觉所认识到的东西，那么人类的这种直觉能力的存在性与机制也应该是科学可以解释的，否则科学就否定自己了。

比如，获得关于物体的知觉知识的直觉能力可以有神经心理学的解释。认识一些复杂现象的规律性的直觉能力，比如我们从他人的行为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及未来行为的直觉能力，也可以有进化的、神经心理学的解释。还有，大脑可能有一些由进化与基因决定的内在结构，使得大脑可以不经过经验学习，或不必经过太多的经验学习，只要正常发育，就可以认识到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些普遍特征。这种意义上的直觉有一点类似于康德的先天感性直观，但它有自然主义的、科学的解释，是以进化选择出的大脑与环境之间的“先定和谐”为基础的，因此不与方法论自然主义相冲突。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是，方法论自然主义意味着，只有自然科学尤其

^① 后面对这一点还会有补充。